

吾 邑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

且介亭杂文二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出版说明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五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一九三五年未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装帧设计：李吉庆

且介亭杂文二集

Qiejieting Zawen Er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57,000 开本:50×116毫米 $\frac{1}{32}$ 印张8 插页2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2版

1986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841—32,540

ISBN 7-02-001802-2/I·1401 定价8.15元

序 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1〕}，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2〕}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言中”，这才大家默然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3〕}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

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⁴⁾，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⁵⁾。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纪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注 释

〔1〕《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2〕“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3〕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4〕华北自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5〕保护正当的舆论 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目 录

叶紫作《丰收》序	1
隐士	5
“招贴即扯”	9
书的还魂和赶造	12
漫谈“漫画”	15
漫画而又漫画	18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20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49
“寻开心”	53
非有复译不可	57
论讽刺	60
从“别字”说开去	63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69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73
人生识字糊涂始	78
“文人相轻”	81
“京派”和“海派”	85
鎌田誠一墓记	90
弄堂生意古今谈	91

不应该那么写	9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96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105
什么是“讽刺”?	111
论“人言可畏”	114
再论“文人相轻”	118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121
文坛三户	123
从帮忙到扯淡	127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130
“题未定”草(一至三)	133
名人和名言	144
“靠天吃饭”	150
几乎无事的悲剧	153
“题未定”草(四)(不发表)	
三论“文人相轻”	156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158
四论“文人相轻”	160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164
“题未定”草(五)	169
论毛笔之类	176
逃名	179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182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186
萧红作《生死场》序	191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94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197
杂谈小品文	200
“题未定”草(六至九)	204
论新文字	226
《死魂灵百图》小引	229
后记	232

叶紫作《丰收》序^①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面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面已。“再亮些”^②？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③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④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⑤，

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 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⁶⁾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⁷⁾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⁸⁾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⁹⁾，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¹⁰⁾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

注 释

〔1〕 本篇最初印入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

叶紫(1910—1939)，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作家。《丰收》收短篇小说六篇，《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2〕 “再亮些” 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一九三四年五月起连载于《现代》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完）。出单行本时书名改为《叛徒》，篇首《题解》中引用歌德临终时所说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3〕 薄伽契阿(G. Boccaccio, 1313—1375) 通译薄伽丘，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著有故事集《十日谈》等。雨果(V. Hugo, 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等。

〔4〕 契诃夫(A. П. Чехов, 1860—1904) 俄国作家，著有大量短篇小说和剧本《樱桃园》等。高尔基(M.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5〕 《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小说，明代罗贯中著，现在通行的是清代毛宗岗改订本，一百二十回。《水浒传》，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初金圣叹删订的七十一回本等。

〔6〕 《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

〔7〕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 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三月)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

〔8〕 希腊神话中有“普洛克鲁斯德斯之床”的故事，说强盗普洛克鲁斯德斯有长短不同的两张床，他把长人放在短床上，将他锯短；又把矮人放在长床上，将他拉长。

〔9〕 指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

查委员会”成立。

〔10〕《电网外》在《文学新地》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时,题为《王伯伯》,作者署名杨镜英;发表后曾被译为俄文,刊登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

隐士⁽¹⁾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²⁾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者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³⁾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⁴⁾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舍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⁵⁾，然而他有奴子。

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6]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7]，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

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噉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噉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8]，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而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9]却又是挣扎的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噉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

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不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¹⁰⁾

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2〕 陈眉公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梁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翩翩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们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3〕 “悠哉游哉，聊以卒岁” 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悠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悠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芣》。

〔4〕 陶渊明(约372—427) 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5〕 “庚款” 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〇〇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

付给各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种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6〕“隐君子” 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7〕汗牛充栋 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8〕左偃 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

〔9〕赞颂悠闲，鼓吹烟茗 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长期提倡悠闲的生活情趣。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更大肆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他所办的《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上，经常登载反映闲适生活的谈烟说茗一类文字。

〔10〕《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曾说该刊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

“招贴即扯”⁽¹⁾

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开年正月，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²⁾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然面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³⁾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面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⁴⁾的死敌而外，还有什么？

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⁵⁾，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